武經總要

一四

詳校官中書臣閻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武經總要後集原序

敘曰三代以來尚矣用兵之道以仁義為本以權謀為用仁義者所以撫士民服豪傑權謀者所以濟機務成功業也上自呂尚興周之畧下及戰國變詐之術觀其乘機決策因形立算微密之際閒忽若神是豈不用謀哉夫謀者不可以預傳亦難以言盡獨可見者驗之於前古已然之事使人彰往察來據今鑒古雖云明睿自天尚貴博識不惑以淮陰之戰功而本出書生以營平

之老將而動引兵法是豈不學哉故曰垂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今採春秋以来列國行師制敵之謀出奇决勝之策並著於篇隨其效應依倣兵法以分其類目謂之故事總一百八十五門古今陳迹不必盡録每目取數事尤切者以為法庶乎發智士之聰明佐将士之術畧聞一知十觸類而長誠有補云耳曾公亮集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一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一

上兵伐謀　　不戰屈人之師

用間　　用謀

覘國　　用敵人以為謀主

縱生口

上兵伐謀

前漢韓信擊敗楚將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誇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伏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

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名其兵
使擊楚
高帝時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
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謝曰
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
聞知者乎曰未有平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
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

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

唐馮行襲武當人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

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煜惶駭無策行襲伏勇士於
江南乘小舟迎喜謂喜曰郡人今得良牧衆心歸
矣但緣兵多民懼虜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
之使其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
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劒斬之
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
本朝夏師趙保忠叛逆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秦翰監護
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

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廵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廼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

唐馮行襲武當人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徒數千

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煜惶駭無策行襲伏勇士於
江南乘小舟迎喜謂喜曰郡人今得良牧衆心歸
矣但緣兵多民懼虜掠若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
之使某前導以慰安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
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劒斬之
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

本朝夏師趙保忠叛逆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秦翰監護
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

撫以綏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

不戰屈人之師

前漢七國反周亞夫為太尉擊之因請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楚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不出使輕騎絶吳楚兵後食道吳楚饑乃引而去

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
卧不出反饗士作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
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
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激一時之勝今閉營
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不得戰乃引還
魏揚州刺史毋丘儉反文欽在外爲遊兵司馬宣王自
將兵五六萬渡淮進討之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
從安豐進拔壽春胡遵督青徐軍出譙宋絕其歸

路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皆堅壁勿戰
儉欽欲進不得戰鬭退恐見襲不得歸計窮不得
所為棄衆宵遁追儉斬之
蜀將姜維依麴山築二城聚羌胡等寇逼魏諸郡魏雍
州刺史陳泰與郭淮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
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維患勞役未必肯附圍
而取之可不血刃拔其城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
兵之地乃進兵圍之維果自牛頭山來救泰曰兵

法貴不戰而屈人之兵今絶牛頭山維無返路遭擒必矣欲堅壘不戰絶維歸路維遁去

用間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先必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以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自通矣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用間諜無由得入楚軍

春秋時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益也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駕馬展陳也雞鳴而食惟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陣固列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

子反內臣王曰天敗楚也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設備鄭人襲胡取之

燕使樂毅伐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田單東走保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為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燕昭王卒惠

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也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刧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又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

掘吾城外冢墓僇辱先人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
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單又收民金得千鎰
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擄掠吾族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單
乃鑿城夜縱火牛壯士鼓譟出擊燕軍大駭敗走
所亡七十餘城皆復

趙奢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將兵救之
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

秦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將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范雎為秦昭王相使右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堅壁以待秦

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讓之而睢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及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王翦為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

秦軍殺秦將車騎翦恐之乃多遺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顔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敗殺趙葱虜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前漢陳平初為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

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咢狙而來即陽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

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肴肉更具惡草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卒用陳平計滅楚

後漢堅鐔為大将與諸将攻洛陽而朱鮪别将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辰開上東門鐔與建議大将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建始殿東有太倉太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也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遂降

魏賈詡為執金吾參曹操司空軍事曹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守詡以為可偽許之曹操乃用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乃大敗

蜀將孟達降魏遇之甚厚司馬宣王以達言行傾巧乃以為新城太守達與申儀有隙陰與蜀連潛圖中國諸葛武侯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欲促其事乃遣郭謨詐降過儀因泄其謀達遂被誅

吳陸遜為大將軍右都督鎮荆州時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知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来歸附輒以密呈来書表聞選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相親附遂以免罷

周魴為鄱陽太守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

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詭投魏大司馬揚州牧曹
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
休乞遣親人賫牒七條以誘休且曰令使君若從
皖道進屯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未經
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
喜也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
北屬但窮困舉事不得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
揚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彼兵使不得速退

者則善之善也魴生於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
百舉百捷時不再来敢布腹心休果信魴帥步騎
十萬輜重滿道逕来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横截
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級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
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因下髮謝故休聞
之不復疑處事捷軍旋帝大會諸將歡飲酒酣謂
魴曰君下髮戴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
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内侯

賊帥董嗣負阻㓜鈔豫章臨川普受其害吳桀唐咨嘗
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周魴表乞罷兵得以
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殺嗣嗣弟怖懼
詣武昌降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
復憂惕
晉衛瓘為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護烏桓校尉時幽并
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邉害瓘離間二虜遂至
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加其功賜

一子亭侯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荆州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劉琨為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劉元海時在離石相

去三百里許琨力遣離間其所部雜虜降者萬餘

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

李矩為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劉聰遣從弟暢討

矩矩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暢僅以身免先是聰

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

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勑賜平矩訖過洛陽

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

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

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詭投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

後涼呂光將呂延乞伏乾歸大破之乃縱反間稱衆潰

東奔戍紀延信而追之司馬耿雅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追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

後周楊檦為太祖大行臺左丞率領徒吏為經畧於是遣謀士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平河南北絳建二州太寧等城並請為內應大軍因攻而拔之詔檦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韋孝寬為南兖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謀人

僞為道常與孝寛書論歸欵意及魏事迹送於琛
營琛得書果疑道常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寛
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
後孝寛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寛善於撫御能
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
孝寛金貨遥通書疏訪其動静朝廷皆先知時有
主帥許益孝寛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
孝寛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人情如

此

韋孝寬為後周將軍北齊將斛律光在汾北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勝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摧槲木不扶自立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後主乳母陸令萱以饒舌斥已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

謀誅先武帝聞之始有滅齊之意竟平其國

達奚武為東魏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趨沙宛太祖遣武覘之武後三騎皆衣敵之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州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

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陰壽為幽州總管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磧北

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鎭之寶寧遣其子僧迦率

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衆來攻道昂

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賕寶寧又遣人陰

間其所親任者趙世謨王威等月餘世謨率其衆

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脩羅所殺北邊遂

安

唐長孫晟為奉車都尉以突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各擁强兵同寇邊晟知難以力任可易離間因上書陳突厥强弱形勢高祖皆納用乃遣太僕卿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三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

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
裴矩為黄門侍郎大業中以始畢可汗强盛漸生怨隙
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羣胡
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
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
子出珍物命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
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始畢率其部盡驅六
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

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云背可汗
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
已斬之故令往報

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逼其營多所傷殺淩敬進說曰
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
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
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
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

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賫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鋭此天賛我耳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鋭建德中鎗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楊武威生獲之

劉世讓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

對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為其中路耳如臣所計
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
賞賜之數出奇兵畧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
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以無可
任者乃使世讓馳驛往經畧之突厥懼其威名乃
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高祖不之察
遂誅世讓
曹王皋大歷中鎮江西先是牙將伊慎討梁崇義推鋒

陷敵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皐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拔為大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為曹王所任乃遺慎七屬之甲詐為慎書行間焉德宗遣中使即軍以詰之皐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泝江來寇皐乃名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二

五代梁帝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從指揮使高季

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帝嘉其言因言兵法以正合以奇勝奇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李昌密募人入岐以結之尋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且曰是行也必無生理願録其孥帝悽然立止其行景固請乃許之明日軍出諸砦屏匿如無人景因躍馬西走直叩岐闉詐以梁軍悉東遁為告且言列砦尚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茂貞信

其言遽啓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處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真由是喪胆但閉壘而已

用謀

春秋時楚子元為楚令尹（子元楚文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幕帳也）

唐朱泚反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攜離可滅之狀會賊將姚令言偽中丞崔宣咸使諜覘我軍為邏騎所得拘送於李晟晟解縳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崔宣善為賊首諸將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

李愬討淮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衆中虛實

覘國

春秋時子罕為宋司城宋以武公諱司馬為司城陽門之介夫死陽門

（宋國門甲名介夫）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知其微）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微猶無也）

晉與秦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

今反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猶伏也言避秦則使伏來）遂使請戰秦伯獲晉侯以歸

晉侯將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則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果敗

魏無忌安釐王時為信陵君不以富貴驕人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王大驚問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

後魏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司馬楚之以絶糧運乃遣蠕蠕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乃伐柳

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散走

後周韓果性彊記兼有權畧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迹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趫捷號為著羽人

用敵人以為謀主

春秋時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杞梓皆木名也 維楚有材晉實用之 言楚有亡臣多在晉 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在文十四年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殿後軍也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

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
侵蔡襲沈獲其軍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
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後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
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也）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
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
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
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

欲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使不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也以為謀主捍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巢國都邑東北有棘亭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也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

年苗晉邑也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士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以火滅為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

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也彼欲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唐李愬討吳元濟初賊將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栅下

與之語親釋其縛以為衙將秀琳感恩期於效報謂愬曰君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為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膽畧守興橋栅嘗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今祐以衆穫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傍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獲之用誠等如其言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乗閒常召祐及李忠

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愬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愬乃拜祐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畧無猜間李光顔節制陳許賊悉以精兵抗光顔於是愬乗其無備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率中軍三千田進城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城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盡殺其戍卒苦寒

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險夷張柴之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必不生還既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皆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速令進軍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至縣郤城夜半雪逾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破墉而先登敢鋭者從之盡殺守

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
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猶望董重
質來救愬乃令訪重質家安恤之使其家人持書
召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愬以客禮待之田進城
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城縋梯而下之乃
檻送京師
縱生口
後漢光武初遣耿弇征張步步聞之乃使大將費邑軍

麾下分兵屯柷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
㑹㑹渡河先擊柷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
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聞柷阿已潰空壁
亡去費邑遣弟敢守巨里㑹進軍先脅巨里使揚
言多伐林木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㑹
欲攻巨里謀來救之㑹嚴命軍中趣脩攻具後三
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亡歸歸者告邑邑
將精兵三萬來救㑹曰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

適其所求也大敗之

班超在西域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兵五萬令温宿王以救之超名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散去于闐從是而東超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而發陰縱所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王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

斬五千級自是威鎮西域

唐元和中魏博義成軍送擒獲逆賊李師道下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名並從釋放仍却遞送軍前驅使如緣父母猶在賊中或羸或疾病情切歸還者量事優給放去澄等至行營賊覘之知潛相傳告由是叛徒皆感朝恩繼有降者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畢所諱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武經總要後集卷二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二

明賞罰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必敗
將帥和必有功
將帥不和必敗
法貴不犯
兵道尚嚴
臨敵不顧親

文淵閣寶

仁愛　士卒同甘苦

親愛矢石　撫士

得士心　得士死力

貴先見　知己知彼

料敵主將　料敵制勝

料敵形勝

明賞罰

晉文公既立從亡賤臣壺叔曰君行賞不及臣臣不欲

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矣晉人聞之皆悅

鄭人賂晉侯歌鐘之樂晉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率伏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勵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也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孰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不果班

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新築衛之地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

可止也此濫賞以惰軍志

晉文公與楚戰於城濮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名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

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長臨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

於罪矣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二志也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之御僕也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不敢不敬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干之僕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對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齊景公以為將軍捍晉燕之師

苴曰臣素卑賤君擢加大夫之上權輕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乃可景公乃使莊賈往苴既辭與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至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亡其家臨軍約束則亡其親援桴鼓之急則亡其身今鄰國深侵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為相送名軍政問曰軍法期而後到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賈以狥三軍三軍皆震讋

於是遂擊燕燕師遁遂取所亡之地而歸
本朝王師征蜀劉光人下遂州入城安撫盡出府庫錢
帛以給軍士初諸將入辭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
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耳故人効
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
軍政不一必敗
春秋時楚伐鄭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
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

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武有敵而不從不可謂力由我失霸不如死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

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狠也皮逼反）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楚成王穆王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

淹畱也隨季對曰昔平王東遷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候對也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晉終為楚人所敗

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熸音按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軍之重主喪亡故其君無復氣勢吳將公子光

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定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遂越為師賤而多寵政令不一遂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於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陳蔡許也師賤而不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從之楚師大奔

後漢末曹操擊馬超始超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超破

之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彼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音的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也

軍無政令必敗

後魏末原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木兒等據州城反州人李賢乃名集衆豪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剥為

業夫以羇旅之餘而御烏合之衆勢自離畔令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乃率敢死三百人分為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遂追斬之

將帥和必有功

春秋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同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

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

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州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韋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趨陰陵大澤過澗谷造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

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户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州初帝勑景宗曰韋叡輕卿望卿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之曰二將和師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角截栅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遂克之

梁胡景畧與前軍趙祖悦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畧一怒自齧皆流血韋師以將師不和致患禍酗酒自勸

景畧曰且顧兩虎勿復私鬬故終於此役得無害
焉

將師不和必敗

唐初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陽王道玄受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救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為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銳越泥淖

交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
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為賊所擒
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為前軍總管至鷹娑川突
厥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未決既而突
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騎續至蘇定方正歇
馬隔一小領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
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五千餘人獲
馬二千足死馬及所棄甲仗緜亘山野不可勝計

副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為此事自今正可結為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為無輕鋭致有傷損文度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為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鬬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坐守馬餓兵瘦逢賊即敗怯懦如此公為大將閫

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

須囚縶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降

胡附文度曰比我兵回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

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名伐叛文度不從

師還竟無功文度坐處死

本朝銀夏李繼遷逆命至道初命將部送粮草於靈武

時會州觀察使田紹斌泊裨將皇甫繼明白守榮

皆在陣中至浦洛河與虜角鬬大敗之詔紹斌諸

將曰蕃戎輕挑勿棄輜重但按轡結陣徐行守榮怒曰我不受君節制乃率兵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欲邀奇功遂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既而伏兵發守榮等敗走

法貴不犯

前漢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奸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奏曰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有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賣買以為奸貪無以

師士大夫法曰壁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
姦人者殺臣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國容不入軍
軍容不入國三王誠示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
也建又何疑建遂是顯名

後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
怒命收之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
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軍謂
諸將曰當備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

御也

吳將呂蒙為漢昌太守圍關侯定南郡盡得其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歴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物蒙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隋樊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賛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

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
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
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
唐高崇文憲宗初為右神策行營節度統諸鎮兵討西
川劉闢至興元中軍有折逆旅匕箸者斬以徇初
闢陷東州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
求雪已之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常雲起契丹入寇營州詔護突厥兵往討之啓民可汗

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四營四道俱
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
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
發軍中有犯約者斬訖十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
厥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終立功焉
王智興元和中王師追吳元濟戰賊令姚海率勁兵二
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復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
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

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徇

郝士美討王承宗士美遣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為前鋒獻兇惡恃亂逗撓不進遽令名至數其罪斬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賊軍大敗上大悅曰吾故知士美能辦吾事

高仙芝每出征討令封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之乳母子鄭德詮已為郎將威望動三軍常清偶他出而回諸將皆引前德詮自後

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容引至廳
凡經數重門德詮既過命隨後閉之常清離席謂
曰常清起自細微中丞過聽以常清為留後使郎
將何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須蹔死以
肅軍容因令勒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
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覽之
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謝於
是軍中股慄

本朝雲州觀察使郭進在石嶺關幹敏有才善聽斷以
鈎距得其情御下有方畧軍政嚴肅然天性喜殺
士卒少有違令必寘於法每有討伐皆奮不顧死
多致克捷在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
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為將嚴肅如
此
馬知節從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首飾者
護軍止笞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來反為内

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斬之又敵衆犯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之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兵道尚嚴

漢文帝時匈奴入邊以周亞夫軍細柳營帝至軍吏被甲銳兵刃控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使持節詔曰吾欲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

得驅馳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中為動容式車曰真

將軍也

魏平寇將軍徐晃既破關侯諸將皆集曹操按行諸營

士卒咸離陣而觀獨晃營齊整將士駐陣不動曹

操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宋龍驤將軍蒯恩伐魯余之具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

雨呼聲震天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肅屢衝之

不少動乃退

隋楊素為靈州行軍總管討突厥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寛貸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杜伏威聚衆自稱總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為上募寵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輙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閲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以其妻妾徇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唐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

章門太宗夜使宦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納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勑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

李晟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軍輙虜掠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收復京城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不犯後其子愬克復蔡州市不改肆復踵其美

長安城使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兵仗軍需無不備具

五代周韓令坤平揚州吳人遣孟俊率衆數萬來逼城世宗遽命本朝太祖皇帝領兵二千援之帝所領多天武禁兵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帝必奮劍斫其皮笠陽為促戰其實識之明日盡索皮笠視有劍跡者得數十人立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

臨敵不顧親

後漢邳彤從光武於河北時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致令得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梁羊侃為都管尚書侯景叛逼城侃長子鷟為景所獲

執來城下視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鶩曰久以汝為死猶復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之終不以汝而生進退心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

唐肅宗即位於靈武僕固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時周羅部落自西京叛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汾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及潛歸懷恩叱而

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周羅

仁愛

晉羊祜為平陽將軍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師有欲進譎詐之策者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

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粮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吳將陸抗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宋檀道濟為高祖北伐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十餘人議者謂應戮以為鑒道濟曰伐罪弔民正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狄感悅相率歸之者
衆
劉動為寧朔將軍會裕豫州刺史商琰反假動輔國將
軍討之及琰開門請降動令三將不得妄動城内
秋毫無失百姓感曰來蘓生為立碑
唐程名振武德初遥授永年令率兵經畧河北名振夜
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閲婦女有乳
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

唐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勒兵鎮守初百姓經福信
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
埋弔祭之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録户口人懷其惠
本朝開寶中江南李煜違詔稱疾不朝治城壘繕甲兵
漸失藩臣禮詔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率兵先赴荆
南發舟艦又命潘美發騎士共十餘萬水陸齊進
太祖語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畧生民
惟示威令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彬等率士卒晨夜

攻城長圍中彬每綏師冀煜之歸服煜常為左右所惑及鬆城將陷彬又使人入諭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主能歸命策之上也煜猶豫不決翌日城陷彬申嚴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盡以其族歸京師彬數騎待於宮門外煜既入左右密啓彬曰縱煜入宮或致不測為之柰何彬笑曰煜甚懦素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決果

如彬言偽朝文武官吏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廪府庫委轉運司按籍檢視彬一不問

士卒同甘苦

齊田穰苴為將閲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粮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粮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敗走

漢耿秉擊匈奴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驚
軍陣兵戍士卒皆樂為之死
唐朱泚之亂李晟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
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
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
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壻
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
賊為間遽命斬之時供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

褐晟以同甘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卒無離叛者

五代王晏球圍賊城既久常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税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漸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軍士同其甘苦所得禄賜私財盡以享士日具酒饌與將校宴飲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衆議以為有將帥之畧

親受矢石

春秋時晉師伐偪陽荀偃士匄帥師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遂滅之

唐崔義玄為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將督兵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真當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衆洶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籍告義玄曰起兵仗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玄以為然因命玄籍為先鋒義玄率兵繼進至下淮戍

擒其間諜二十餘人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果降

韓遊瓌以德宗出幸奉天衛兵未集與慶州刺史俞性明合兵三千赴難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泚會有人自京城來言賊信宿當至上遽令追遊瓌等軍纔入壁泚黨果至乃出關城下小不利乃退入

城賊急奪門遊環與賊隔門血戰賊日攻城遊環等拒守躬當矢石不暇寢食赴難之功遊環首焉

本朝征河東太祖每被甲冑蒙犯矢石指撝戎旅左右有諫者上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士卒聞之皆奮勇冒白刃爭為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輿前蹲甲交射矢集於賊城上如蝟毛每給諸軍矢數百萬必須刻而盡捕得生口云繼元城中募士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隻

凡得百餘萬隻聚而貯之太宗聞之笑曰此箭為
我畜也及城降盡得之時又以牛草為洞屋猛士
數百蒙以攻城上欲親至其中慰勞士卒彰德軍
節度李漢瓊泣請曰晉陽孤壘危若累卵諸軍用
命戰士賈勇城堞之下矢射如雨陛下奈何以萬
乘之尊欲親臨之若不聽臣言臣願先死上甚嘉
之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
王巡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者綿也忘其寒也
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餱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聞之而哭或謂其母曰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

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繕省爭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

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咸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唐太宗親征高麗國駕次定州城北門親撫慰之有從

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自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勅
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忻然縱有病者悅以忘
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之
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回行次栁城
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
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告其父母曰吾
兒之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瘕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

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
之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
有嘔血者

本朝王超為將善統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
常休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伺知瓊即箠罰超
沮之以為非公行不得加罪
得士心

齊田横為韓信襲擊走歸彭城漢滅項籍後横與其徒

屬五百人入海居島中帝使使招橫赦罪而召之

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發兵加誅橫乃與其

客貳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陛下

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

令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敗猶可觀也遂

自刎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以王者禮葬

之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刎餘五百人在海

島間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之兄弟能

得士心也

漢將軍李廣得賞賜輒分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之絶處見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飡不嘗食士卒所以皆樂為用及死之日皆為垂涕

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以輔魏室為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問之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以至於盡無

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耳戍將于銓歎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所不敢乃免冑冐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曹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輙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

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寛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代吳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

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
之無愛也
唐烏重胤為河陽節度討蔡州賊將有李端者過溵河
降重胤其妻為賊束縛於木臠肉至死將絕猶遥
謂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
得士死力
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州郡東魏師師十萬攻之備盡攻
擊之術以潁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

謂曰義士受恩遂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惟當効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刎衆共止之不得引决及城陷日潁川士卒八千存者纔三十人終無叛者

貴先見

春秋時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超乘者三百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而超乘示勇也）輕則寡

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晉人敗秦師於殽

魏將諸葛誕㩀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㩀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當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揺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

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禦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壽春竟拔司馬文王與基書曰將軍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後魏薛永宗叛帝西巡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崔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

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水北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即損傷臣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山林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

知己知彼

前漢高帝築壇拜韓信為大將問曰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曰弗如也信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喑啞叱咤千人皆廢叱咤猶咄嗟也言羽一咄嗟千人皆失氣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

法三章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
大王當王關中民盡知之王失職入漢中秦民亡
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
漢王聽信計舉兵東出
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與之
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
平曰然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
歸之至於行賞功爵忍弗能與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

附令大王嫚人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爵賞不吝士之嗜利貪功者亦多來歸大王誠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

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以問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

而計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身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劉賈敗死時賈都丹徒漢終破布

後漢末曹操征荆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軍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長洲之苑將士聞之恐權集羣下問以計策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

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曹者長江也
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
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
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
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
雄才兼仗父兄遺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
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
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

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卿言當擊甚與孤合權拔劍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

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蜀大將諸葛亮率大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將司馬宣王師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屢使交書及致巾幗（音號婦人之飾）以激宣王宣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仗節而致魏師不復出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

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荅曰吳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必無降法懿之詐謀也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宣王乃行其營曰天下竒才也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之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

知其不敢戰也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克壽陽

料敵主將

春秋時楚伐鄭晉師救之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楚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師右軍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神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也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終如其言敗楚師於鄢陵

邲之戰楚子北師次於郔北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

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狠也）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欒武子曰（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訓治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三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以次序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晉終為楚人所敗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

書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側室支子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乃皆出戰交綏而退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州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二

師陳於栢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大夫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敗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為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入郢

漢高祖如滎陽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以韓信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

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遂克之

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高祖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賂豨將多降

後漢曹操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不可追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

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
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追
戰果勝還問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
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操敵也軍雖新
進曹操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
故知必敗曹操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
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諸將斷後諸

將雖勇亦非將軍敵也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

繡大服

魏張遼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輙屬目視遼又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曰曹公神武先附者受大賞豨乃降遼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曹操

曹操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下連戰士卒疲曹操欲還荀攸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及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遂生擒布

料敵致勝

春秋時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晉人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晉使先蔑如秦送公子雍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

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

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

先人有奪人之志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

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

早食於寢蓐也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

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

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

轂兵車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俱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即越椒也

魏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雨平地水深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有言從者斬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一旬之半拔堅

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滿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雨水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但恐賊糧盡而圍路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賊馮衆恃雨故雖饑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矢石雨下攻而拔

之

趙劉曜舉兵攻洛陽石勒將親救之程遐等以為不可諫勒勒大怒按劔叱遐等出名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侯之勢圍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鋭擊之可以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

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也縣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旂親駕必望風奔敗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内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等各統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於成皋勒見曜無守軍大悦乃卷甲銜枚出於鞏

訾之間曜陳兵十餘萬人於城西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率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環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勒遂擒曜

秦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揭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長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閏萇議將救之羣

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揭飛
長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
智非常人也南引揭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説以成
奸謀若得杏城李閏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
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
滿二千揭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之首尾不絶萇
每一見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曰今同惡
相濟皆來會集吾將乘勢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

東北無復餘慮矣揭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
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
意以乘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王超等率步騎擊
之揭飛衆大潰斬揭飛惡地請降

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
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呼門者
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
者盡散忠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

之敵傑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

唐高祖率衆攻屈突通於河東士卒登城而上者已千餘人高祖在東原會雨暴至鳴角止軍衆將勸進攻之高祖曰屈突通習兵而無勇若决戰非其所長嬰城難以必勝此自守虜耳不足為慮也遂收軍

吐蕃大將麹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唐休景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

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
布支新主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酋豪子弟皆
從之人馬雖精不習戰事吾為諸軍破之乃被甲
先登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
築京觀而還
輔公祐據丹陽以反詔趙郡王孝恭為元帥李靖為副
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州黄居漢等七總管並受
節度師次舒州公祐遣將馮惠亮率舟師三萬屯

當塗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鉄索以斷江路築郄月城連亘十餘里與惠亮等為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㑹亮正通並倚彊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諸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祐精鋭雖在水陸二軍然其所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祐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

祐未平退則惠亮為患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為公祐立計令其持重且欲不戰以老我師令若攻其城柵出其不意滅賊之機惟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遁走李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大懼先遣首將左游仙領兵守會稽以為應援公祐擁兵東走

武后時徐敬業據州亂詔李孝逸討之魏元忠監其軍孝逸至臨淮爲敬業先鋒雷仁智所敗敬業已陷潤州回兵以拒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促之乃進敬業屯下河谿其弟敬猷率偏師擊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賊勁兵盡在下河利在一決若不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博徒不習戰鬭其衆寡

弱人情易搖其勢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彼若
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軍進掩江都必邀
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以逸待之破之必矣孝逸
從之一戰而破敬猷敬猷走敬業隔溪相拒前軍
為敬業所破孝逸懼欲退元忠曰風順荻乾利火
攻之利請決戰乃平敬業

本朝至道中府州觀察使折御卿受本州節度使而兵
不滿數千太宗戒之曰北人嘗以西戎為小蕃必

輕敵或引衆入境尚可先令近下蕃族以羸師誘
之伏精兵以擊之必在吾掌中矣至是御將恪遵
聖畧果大克捷
馬知節為益漢九州都廵檢使會韓景祐帳下劉旴脅
牙兵為亂自淮安軍連下衆踰三千知節領兵三
百追至蜀州與之力鬬自未至亥賊懼奔邛州招
安使上官正飛書還成都計議知節曰賊黨已踰
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軍

雖倍制之亦勞不如出兵迎擊破之必矣即率所
部夜渡江屯方井鎮與賊遇悉屠之
景德中知宜州劉承規在郡嚴酷課登海卒伐木葺州
廨數不中程即杖之雖甚風雨不停其役衆怨之
於是登海軍校陳進率所部殺承規洎監押國鈞
擁判官盧成均為謀主嬰城拒命詔東上閤門使
忠州刺史曾利用等發兵討之初奏真宗謂王旦
曰司天屢言當有兵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

果有是當速使剪除廷議且言利用精於方畧悉心王事尤熟用兵張從古頗知嶺外山川險阨張繼能勇敢可任此賊不出三策保其家屬拒城固守一也掠城中貲以趨山林二也用此策不足為慮若選募驍果立謀主以趨廣州賊之上策然其智識必不及此猶慮為人誘教爾及聞賊分據柳州洛曹縣帝曰此不能離窟穴枉自棄耳不久遂平

料敵形勢

晉劉裕征慕容超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人測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城則衆力不分帝移鎮石城賊大至帝曰不若新亭直上且避之若回泊蔡州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盧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州以待軍潰帝登石頭以望之十二月大軍次大雷賊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命衆

軍齊力擊之軍中多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於中流覽之因風水賊艦悉蕩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逃潯陽遂走豫章

梁侯景作亂遣宋子山襲陷郢州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衆聯旗十里江左水軍之盛未有之也武帝聞知謂御史中丞宋慄曰若賊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粮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速攻巴陵鋭

氣盡於堅城士卒饑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
臥無憂矣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將遁景
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
大破之
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為蕭
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
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
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

儉曰揣繹之計定何策謹曰必用其下儉曰彼棄
上而用下何也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世屬
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謂力不
能分且憚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
戀城邑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
命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
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栅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
謹至衆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為謹所

破甸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

晉王與梁相持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勝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真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曠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展其足且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

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太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我守彼歸我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告之曰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晉王進兵趨大梁至胡柳陂詰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若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之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

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陣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槍都陷其陣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王彥章先破晉兵西趨濮陽晉輜重在陣西望見梁旗幟入幽州陣大潰幽州兵亦亂自相蹈藉梁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邑收散兵而歸

武經總要後集卷二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畢所諿